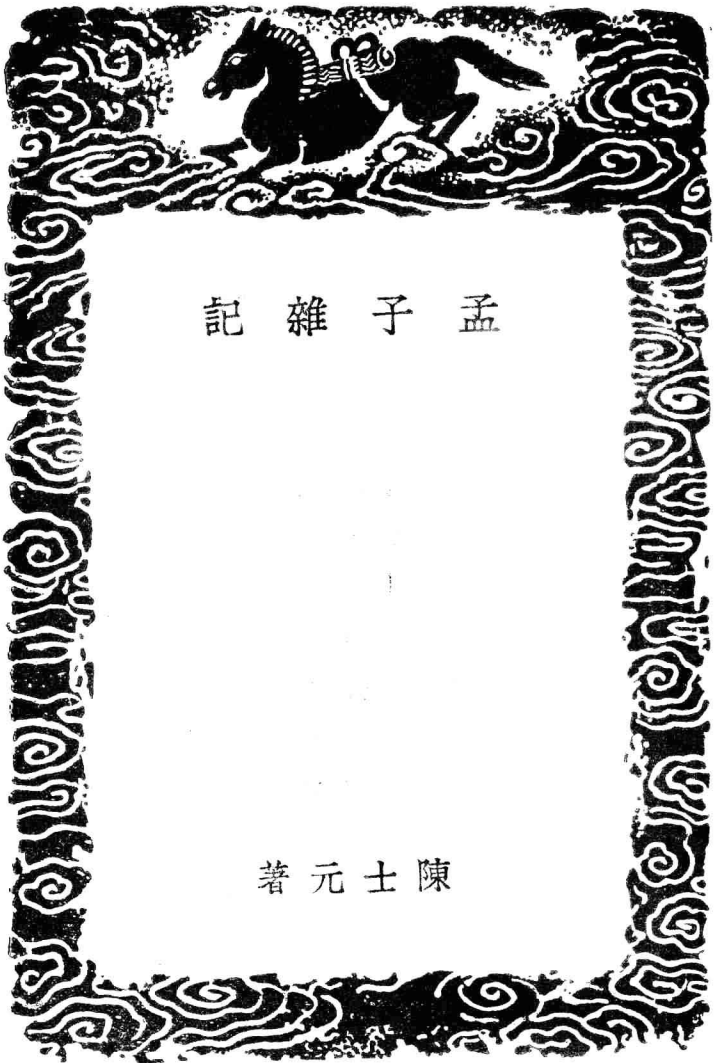


孟子
雜記







孟 子 雜 記

陳 士 元 著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孟 子 雜 記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著 者 陳 士 元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

*E八〇五

沈

孟子雜記自序

先君嘗語不肖曰。正德丙子莫春十有三日之夕。吾夢一老翁。冠袍款戶而入。自稱齊卿孟軻云。翌旦啓汝祖。汝祖以爲奇。己而室內報汝誕。汝祖命汝小名孟卿。徵夢也。事具汝祖壙志中。於乎。不肖何敢比擬前脩。不肖自暴棄。大負祖父望。媿矣。嘉靖己酉仲春上丁。不肖守灤。祭孔廟。奠於孟子神位。木主忽仆。司禮者倉皇拯之。袖拂燭滅。鏘爵墮地。不肖私心忌焉。越旬日。邸報至。不肖得免歸。於乎異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去齊。則曰。浩然有歸志。不肖自己酉免歸。邑令字岡陳侯。過敝居。謬題浩然堂。而戚侶又謬稱不肖爲養吾子。於乎。不肖何敢比擬前脩。增媿矣。增媿矣。不肖乃杜戶讀書。又二十餘年。每展孟子七篇。輒歎。孟子出而困於齊梁。退而箸書。後世或不尊信。見非於荀況。見刺於王充。見訾於李觀。馮休。晁以道。見疑於蘇軾。司馬光。而吠聲拾唾者。纒纒然未已也。幸賴三五大儒。極力表章。俾與魯論學庸。合符聯璧。竝行於世。無所軒輊。總稱四書。以繼六經之後。而彼不尊信者。始不得伸其說。非天之未喪斯文也。何以臻此哉。不肖嘗聞唐之彭城劉軻。慕孟子而命名者也。乃箸翼孟三卷。太原白居易。特記其事。宋之臨川陸筠。夢寐孟子者也。亦箸翼孟九十一條。廬陵周必大。序而傳焉。茲非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乎。不肖曷覽羣書。義涉七篇者不尠。妄圖撰述。以竊比于劉陸二君之末。第恨年齡謝壯。舊畜多忘。僅據今所憶存者。援毫彙輯。分爲四卷。題曰孟子雜記。聊寓景仰之私。敢謂翼孟翼孟云哉。異日當盡取荀王輩。

書。非刺訾疑之說。詳致抉駁。以摭千載之憤。於乎。此不肖志也。隆慶辛未夏至。後學應城陳士元心叔甫謹

孟子雜記目錄

卷一

系源

邑里

名字

孟母

孟妻

嗣胄

受業

七篇

生卒

補傳附史記傳并薛氏人物考傳

卷二

稽書

孟子雜記 目錄

準詩

揆禮

徵事

逸文

卷三

校引

方言

辨名

卷四

字同

字脫

斷句

註異

評辭

孟子雜記卷一

明 應城陳士元箸

系源

孟氏出魯桓公子慶父之後。編古命氏。元和姓纂諸書並同。

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趙岐孟子題辭。

元按孟氏譜云。軻父孟孫激。公宜孟孫姓。激公字宜名。或云激名。公宜字也。軻生三歲。而激公宜卒。元延祐三年。封邾國公。本朝嘉靖九年。配享啓聖祠。稱先賢孟孫氏。

邑里

孟軻邾人也。史記列傳。

孟子驪人也。驪亦作鄒。本邾國也。集注序說。

元按司馬貞索隱云。軻本邾人。徙鄒爲鄒人。吳程云。孟子魯人。居鄒。非生於鄒也。合璧事類云。齊有孟軻。謂其仕齊。非謂齊人也。史記孟子傳云。齊有三驪子。先孟子有鄒忌。後孟子有驪衍。羅泌國名紀驪。注。竟之鄒縣有繹山。邾文公遷繹。改曰驪。或謂驪卽邾。故春秋傳。邾伐魯。史作驪伐魯也。趙岐云。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廣記云。右驪卽今之鄒平邾。鄒驪。古文通用。

名字

孟子名軻。字子車。漢書藝文志注。

元按孔叢子聖證記等書。子車一作子輿。一作子與。一作子居。而楊倞荀子注。又作子輿。蓋車居音同。輿與與字訛也。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名軻。字則未聞也。豈未深考乎。正韻平聲。軻音丘何切。注云。車軸也。故孟子名軻。字子車。廣韻去聲。軻音口个切。注云。孟子居貧。軻故名。軻字子居。而張鎰馮元等著孟子音義。軻音闕如也。或云。羣書多稱子車。讀平聲爲是。況曾子字子輿。孟子豈與同字乎。宋元豐六年。吏部尙書曾孝寬言。孟軻有廟在鄒。未加爵命。詔封鄒國公。七年。配享孔廟。與顏子並。元至順間。加諡亞聖。本朝嘉靖九年。詔釐祀典。稱亞聖孟子云。

孟母

軻母仇氏。列女傳仇音掌。

元按姓苑。仇氏出梁四公子之後。元延祐三年。封孟母爲邾國夫人。諡宣獻。

孟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慕閭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旁。其嬉戲爲賈街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居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列女傳。

元按晉左九嬪孟母贊云。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效。而韓丕著孟母碑。贊擇鄰之教。人

多諷誦焉。今山東鄒縣城南有中庸精舍。世傳思孟傳道之所。卽孟母三遷之地也。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旣而自悔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韓詩外傳

元按韓非子謂曾子烹彘教子以明不欺。晉書載皇甫謐母任氏訓子之辭曰。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而韓嬰乃以烹豕爲孟母之教。豈事固有偶合者邪。抑紀述者之附會也。

孟子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

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

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旦夕勤學不息。列女傳

孫景脩古家戒同。韓詩外傳文小異。

元按晉左九嬪孟母贊云。斷機激子。廣以墳奧。聰達知禮。敷述聖道。今鄒縣孟祠有斷機堂。可以觀後

代追崇之意矣。然列女傳又謂樂羊子妻勸夫勤學。亦有斷機事。而學如累絲之語。取譬甚切。豈亦慕

孟母之懿矩而效法者邪。

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居位。不爲

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

縫衣裳而已。故有閭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

縫衣裳而已。故有閭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

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孟子復去齊適梁。列女傳

元按孟子爲齊卿。蓋客卿耳。非如孔子仕魯爲司寇。攝行相事。實任其職也。李涪云。春秋以後。儒術之士。名聞諸侯者。旣適列國。爲客卿。乃得陳其說。如孟子在齊是也。史記田齊世家云。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事而議論。是孟子爲齊卿。宣王或以文學游說之士待之。而孟子實未嘗受其祿。故公孫丑以士不受祿爲問。則孟子爲客卿可知。孟子於周赧王元年。致爲臣而歸。不復仕齊矣。明年又之宋之滕。未幾卽歸老於鄒。而魯平公欲見孟子。當在孟母旣葬之後。故臧倉有後喪踰前喪之語。然充虞請問章。乃紀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是再至齊也。史稱孟子兩去齊。其先去齊。乃周顯王四十四年。齊宣王之九年。其後致爲臣而歸。則齊湣王嗣位之初也。然則孟子擁楹而歎。其在宣王時乎。孟母將卒。此所以有母老之憂也。

孟妻

孟子娶由氏。孟氏譜

元按由或作田。是時齊國田姓蕃著。而楚國由姓甚微。或疑田氏爲是。

孟子旣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于是孟母召軻而謂

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乎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

孟子遂留婦。

列女傳。韓詩外傳。文小異。

元按。他書皆稱孟子欲去妻。而不果。與列女傳無異。惟荀卿解蔽篇云。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真以孟子出妻也。苟去孟之世未遠。其言然邪否邪。

嗣胄。

孟仲子名罊。孟子之子也。孟子四十五代孫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其書題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孫丑者。孟氏譜。

元按。朱注以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蓋從趙岐之說。與孟氏譜不同。孫奭云。趙以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未詳其實。但以理推之。則與孟子同姓。必孟子從昆弟也。此亦億度之辭耳。詩大雅維天之命。毛傳引孟仲子之言。孔穎達正義引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故毛氏取以爲說。夫穎達所引譜。與今之孟氏譜亦不同。宋政和五年。詔封孟仲子爲新蔡伯。從祀鄒縣孟子廟。本朝錄孟子之後。世授翰林院五經博士。

受業。

孟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

史記列傳。王劭云。人字衍。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

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儒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鄭。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儒子也。言稱

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孔叢子

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趙岐孟子題辭。重修城南子思書院。嘉靖四十二年。邑令

和堂慎獨齋。學者讀書其間。

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於孟軻。李翱復性書上篇。

元按史記云。孟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謂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王劭以人爲衍字。是親受業於子思之門也。高似孫云。孔叢子記問篇載子思與孔子問答。如此。則孔子時。子思年已長矣。然孔子家語後敘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止六十二。孟子以子思在魯穆公時。固嘗師之。是爲的然矣。然孔子沒於哀公十六年。後十一年哀公卒。又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穆公既立。距孔子之沒。七十一年矣。當是時。子思尚未生。問答之事。安得有邪。據高氏之論。則子思與孔子。誠無問答。使子思與孔子問答。則孟子安得受業於子思之門。元又疑孔叢子。乃後人綴集之言。而諸書所載子思壽年。亦不足信。況伯魚卒於哀公十二年戊午。至穆公元年壬申。凡七十五年。而子思當生於哀公定公之世。伯魚未卒之先。安得謂子思壽止六十二邪。不然。則孟子受業於子思。不在穆公初年。而在元公悼公之世矣。夫赧王元年。齊伐燕。孟子所親見者。譜謂孟子卒於赧王二十六年。魯文公之六年也。自文公六年。

上距穆公元年。凡一百二十一年。是穆公元年。孟子未生。況上而元公。又上而悼公之世邪。若然。則謂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也。亦宜。

元。又按何孟春餘冬序錄云。司馬史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而後來著述家直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注史記者。遂以人爲衍字。謹考諸家書傳。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或云二十二年。襄公二十二年。爲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論者謂生是年。爲是。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子思之母死。孔子令其哭於廟。子思逮事孔子。所與孔子問答語爲多。孔子之卒。子思實喪主。四方士來觀禮焉。子思生卒。今不可知。可知者。孔子卒之年。子思則旣長矣。孟子以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魏。慎靚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赧王元年丁未去齊。其書論及張儀。當是五年辛亥後事。自敬王壬戌至赧王辛亥。百七十年。辛亥去伯魚之卒。百七十有四年。以百八十九。二百年間。所生人物。而謂其前後相待。共處函丈。傳道受業。何子思孟子之俱壽考而至是也。子思孟子之壽考。或謂亦有可言者。安王二十五年甲辰。子思言苟變於衛。是時子思無恙也。孟子魏惠王時已稱叟。較其生近安王卽位時。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奚不可之有。曰安王甲辰。伯魚卒。百有七年。孔子卒。百有三年。子思乃尙存邪。孟子之少也。其母三遷而後知學。其母爲之斷機。其妻也。見其妻踞而欲出之。其時吾不知其年。而知其未從子思學也。過此子思而尙存邪。安王時子思而存。亦決無居衛理。或曰子思居衛。見孟子書。可弗信乎。以春考之。子思居衛。必是衛悼敬昭公時也。昭公時。衛屬于晉。韓趙魏氏賢者已自

難安其國。懷齊愼頹。皆弑君賊。衛非父母國也。子思忍復面其人。爲之謀而不去邪。威烈十六年辛未。魯穆公立。孟子曰。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又曰。繆公之於子思。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又曰。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繆公之尊禮子思如此。子思之自尊如此。子思是時。年登期頤。於父母國賢君焉。公儀休爲相。泄柳申詳爲臣。而子思願不老焉。而適亂國。與逆賊語邪。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子思臣也。微也。必子思少壯從仕時事。子思言苟變於衛。果有是。必在悼敬昭公時。而記者誤耳。孟子之年。今不得知。若生近安王卽位時。顯王乙酉。年當六十餘。稱叟不疑。赧王丁未。距乙酉又二十三年。孟子年近九十矣。七篇之書。或爲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爲之。或謂孟子旣沒。其徒相與記其所言焉耳。孟子書云。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似在始遊齊梁時所言者。其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似在去齊後時所言者。然則謂其書作於一時。而記於一人也。孰是言爲歲年之近久。而論其人與書也。又可乎。晦菴先生孟子序說。本史記列傳。而分注諸家之言。以致其疑。其爲通鑑綱目。特據司馬公舊文而錄之耳。吾恐後學不復參究也。孔子。伯魚。顏淵。生卒年歲。備載諸書。公羊傳載孔子生。左傳載孔子卒。家語載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五十卒。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顏淵之卒。先伯魚五年。而論語載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槨。孔子有鯉也。死有棺無槨之答何也。子思孟子生卒。一無所徵。於載記。而吾欲以其不必然之壽考而計之。若之何無疑哉。

七篇

孟子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列傳

孟子以儒術游於諸侯莫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與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疑難問答又自撰法度之言著

書七篇趙岐孟子題辭

孟子十一篇漢書藝文志

孟子十四篇者孟軻之述也賈同責荀篇章解

軻信及者也勤其道而章於七篇章解

元按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釋者謂孟子七篇并外書四篇凡十一篇趙岐謂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政其文不能洪深不與內篇相似疑非孟子本真也今外書無所考見學齋佔畢亦惜其不傳矣其賈同所謂十四篇者蓋趙注以七篇各分上下篇總之為十四篇也韓愈謂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與史記之說不同而朱子序說則以史記近是林慎思本韓愈之說即謂七篇為弟子所記不能盡孟子之意因演而續之為續孟子二卷馮休又疑弟子妄有附益乃刪七篇為二篇更著書十七篇以明其意於乎過矣朱子云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蘇明允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雄不可犯司馬君實云孟子之文直而顯斯知言哉

元按趙氏謂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今七篇二百六十章。趙又謂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梁惠王篇·五千三百六十九·公孫丑篇·五千一百四十四·滕文公篇·五千二百五十五·盡心篇·四千六百八十三。較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詳考趙注孟子文。與今本不差。趙蓋誤算也。

又按趙惠云。孟子言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三十五。今計七篇數同。生卒。

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墓在鄒縣四基山。孟氏譜。

孟子將生。母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凝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

覆孟氏之居。已而孟子生焉。鄒志·後人稱孟子有泰山之氣象·適符靈兆矣。

孟子墓在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墓前有祠。宋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州。修葺。孫明復爲記。元貞

元初。鄒尹司居敬又新之。張頤爲記。通志。

孟母墓在縣北二十里馬鞍山。宋孔道輔脩孟母林。得孟子石小像於墓前土中。傳稱孟子自肖其像於

墓。歲久而湮。其出固有神也。今祀於孟母祠側。鄒志。

元按史鑑竝云。周定王在位二十一年而崩。無三十七年也。考之長曆。定王二十一年乙亥。至赧王二十六年壬午。凡二百九十八年。竊疑定或安字之訛。安王在位二十六年而崩。自安王二十六年乙巳。

至赧王壬午。凡八十八年。然譜謂孟子壽八十四歲。自赧王壬午逆推之。當生於烈王四年己酉也。然年表綱目大事記等書。竝謂孟子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魏。四十三年乙未。爲齊上卿。四十四年丙申。去齊復至。魏慎靚王二年壬寅。去魏復適齊。赧王元年丁未。致爲臣於齊。不復仕。若孟子果生於烈王己酉。至顯王乙酉。應聘至魏。年甫三十七。未老也。魏惠王自烈王辛亥嗣國。歷三十五年。而孟子始來見。是時惠王年不啻六七十老矣。豈得反稱三十七歲之孟子爲叟哉。疑孟子或生於安王初年。卒於赧王初年。未可知也。按禮制。國君薨後。始得稱諡。魯平公薨於赧王二十年。而孟子稱之。若孟子生於安王初年。豈不百有餘歲乎。然則譜牒紀年。蓋不足據。或疑七篇非孟子自著。乃其弟子追述。以此薛文清公堦曰。孟子之書。齊梁諸國之君。皆稱諡。則成於後來弟子無疑。

又按黃震日鈔云。史記載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始至梁。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十年。齊伐燕。孟子在齊。古史乃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梁襄及齊湣王。晦菴序孟子。謂未知孰是。晦菴又謂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卿等書皆不合。通鑑以伐燕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見齊宣王。亦未知孰是。然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卽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諡稱。而趙岐注。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卽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尙在。未有諡之可

稱趙岐注亦止稱王也。燕噲遜國。在齊宣王卒後九年。湣王伐燕。在齊宣王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噲。非齊宣王甚明。孟子以周顯王三十三年見梁惠王。齊宣王以周顯王四十五年卒。其子湣王立。在位四十年。孟子初見梁惠王。已稱爲叟。姑以五十歲約之。又後之二十三年。齊湣王伐燕。孟子當年七十四五歲。距湣王之卒。孟子約一百餘年。孟子當不及見湣王卒。故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篇止說齊王。蓋嘗考究古史通鑑少誤。近世師儒。援爲王留行事。有謂區區不足爲盛世道。說者遂亦誤指伐噲爲齊宣王事。故私記之。以俟考古者質焉。據黃東發所

七篇。皆孟子生前自撰。非後來弟子追述也。

補傳

元按司馬遷史記。孟子傳。述孟子僅十數語。卽以騶衍之術贊之。且稱衍爲諸侯所尊禮。而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以干世主。其意蓋有感於士之遇合與否。然而知孟子淺矣。以故述孟子事。甚疎略不備。近時薛應旂四書人物考。有孟子傳。大率采摭他書以成。謂七篇爲學者所雅聞。不復引及。似非孟子全錄。元不揣譎劣。謬輯七篇中所載出處。著爲傳。以補馬薛之闕。而馬薛二傳。仍附其後。以便觀覽焉。

孟子名軻。字子車。鄒人也。其先魯桓公子慶父。稱孟孫氏。孟孫激公宜。不知去慶父幾世矣。是爲孟子父。孟子生三歲而父卒。母仉氏。或云魏公子仉啓女也。有賢德。孟子幼。母挾以居。始舍近墓。後徙舍市。又徙

舍學宮之旁。孟子嬉戲。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居吾子矣。遂定居焉。世稱三徙之教云。孟子稍長。就學而歸。輟然中止。母方織。引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孟子懼。勤學不息。請見子思。子思悅。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思謂子上曰：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稀有也。孟子學於子思。道既通。待時而出。不肯枉道求合。周顯王三十三年。魏惠王卑詞厚幣。史記卑禮。通以聘賢士。孟子應聘至魏。見惠王。告以仁義王道。施仁政與民偕樂之說。而惠王不能用。惠王好戰。以土地之故。麋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又驅所愛子弟以殉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以爲恥。欲一逞以快其忿。故以孟子迂遠而闕於事情大不合。是時魏人公孫衍、張儀俱有寵於秦。名震諸侯。景春曰：儀、衍、誠大丈夫哉。孟子曰：妾婦之道也。是惡得爲大丈夫乎。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孟子告其略。白圭欲二十而取一。北宮錡衛人。白圭周人。魏皆在·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以四海爲壑。子以鄰國爲壑。仁人之所惡也。孟子道不行。欲去魏不仕。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乃歸鄒。不見諸侯者蓋數年。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公孫丑問：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顯王三十七年。齊威王薨。宣王立。喜文學游說之士。聚稷下者七十六人。皆列上大夫。開第康莊之衢。以尊寵之。四十三年。孟子始至齊。宣王素聞孟子名。使人矚孟子。果有以異於人否。儲子以告。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已而宣王以孟子爲上大夫。公孫丑問

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問。動心否乎。孟子曰。否。孟子數數見宣王。有雪宮之對。明堂之對。大囿小囿之對。今樂古樂之對。仁智交鄰之對。世臣親臣之對。湯武放伐之對。舊君有服之對。貴戚異姓卿之對。廣譬巽誘。非堯舜之道。不陳於前。而宣王忍於短喪。急於聞桓文之事。其所嬖信。又皆王驩。淳於髡之徒。孟子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一暴十寒。吾於有萌焉。何哉。孟子弔於滕。弔於公行子。皆不與驩言。而髡則負滑稽之口。不識君子之所爲。或肆意譏刺孟子。孟子居齊年餘。無人乎宣王之側。乃擁楹而歎曰。道不行矣。母且老。欲奉母以歸。亡何母遽卒。使充虞敦匠事。自齊葬母於魯。魯平公欲見孟子。臧倉沮之不果。魯欲使慎子爲將軍伐齊。孟子斥其殃民。初。孟子以齊卿之貴。得厚葬其母。乃反於齊。止於嬴。有答充虞請問語。顯王末年。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不得之鄒。見孟子。乃以幣交。孟子受之。而不報。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有公孫丑。浩生不害。問答語。鄒與魯閔。鄒穆公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如之何。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欲見鄒君。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矣。周慎覲王元年。魏惠王薨。襄王立。明年。孟子欲適魏。乃過任。見季子。自任之魏。見襄王。襄王殊無人君之度。孟子出而鄙之。遂去魏。復適齊。處於平陸。齊相儲子。不之平陸。見孟子。徒以幣交。孟子受之。而不報。平陸大夫孔距心。聞孟子芻牧之詰。自知其罪。孟子至齊。爲宣王誦之。王曰。寡人之罪也。蚍蜉爲土師。孟子勉其盡職。齊饑。孟子請發棠。通國稱匡章不孝。孟子獨與之游。又禮貌之。陳仲子有廉士之稱。孟

子曰。仲子惡能廉。盆成括小有才。孟子曰。足以殺其軀。後果見殺。其好惡必察者哉。昔儲子施幣交之禮。孟子久不報。屋廬子問曰。爲其爲相與。孟子曰。非也。爲其不成享也。宣王託疾召孟子。孟子亦託疾不造朝。有出弔東郭氏。宿景丑氏語。宣王餽兼金一百鎰。孟子不受。其行止交際不苟也。若是。孟子自范之齊。見宣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命居乎。王子墊問士何事。孟子曰。尙志。慎觀王六年。宣王在崇。孟子見之。退有去志。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沈同私問伐燕。孟子未嘗勸之伐也。周赧王元年。齊人伐燕。勝之。旣乃取之。諸侯謀救燕。孟子請置燕君。而宣王不聽。燕人畔。宣王乃慙。陳賈爲之解。孟子致爲臣而歸。宣王就見孟子。問可以繼此得見乎。孟子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宣王又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時子因陳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孟子去齊居休。謂公孫丑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去休宿於晝。有爲宣王留行者。坐而言。孟子不應。隱几而臥。三宿於晝。而宣王不能追。遂浩然有歸志。尹士語人譏孟子。孟子謂高子曰。夫尹士豈知予哉。又謂充虞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赧王二年。孟子適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彭更以爲泰。孟子曉之。孟子遇宋牼於石丘。勸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宋王偃欲興霸業。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齊楚雖大。何畏焉。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孟子居宋。與宋句踐。戴不勝。戴

盈之。及墨者夷之。有問答語。宋君見孟子。將有遠行。餽金七十鎰。孟子受之。自宋之薛。有欲害孟子者。孟子有戒心。薛君餽金五十鎰。孟子受之。陳臻問曰。前日在齊不受。今日在宋薛受。夫子必有一非矣。孟子曰。皆是也。孟子歸鄒。滕定公薨。文公立。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然後行事。逾年。孟子自鄒之滕。館爲上宮。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旣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滕閒於齊楚。文公竭力事之。而不得免。齊人將築薛。文公甚恐。孟子曰。彊爲善而已矣。滕更在門有所挾。孟子不答也。闕許行陳相並耕而食之。非答公孫丑。君子不耕而食之問。已乃自滕歸鄒。將終老焉。時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墨之言盈天下。孔子之道不著。孟子距楊墨。放淫辭。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孟子曰。予不得已也。乃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娶田氏。生子罈。字仲子。受學於公孫丑。著書論詩。毛萇詩傳引其語云。

元曰。余讀孟子書。服膺養氣養性之旨。淵乎約哉。非亞聖孰能與於斯乎。七國時亂極矣。齊梁之君能用其言。則經正庶民興。王業運之掌上。七篇可無作。子思子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子思爲宋大夫。樂朔所圍。乃作中庸於乎。七篇之作。不得已也。與中庸匹矣。

附史記孟子傳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旣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

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竝世盛衰，因載其禡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懼音勉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

餘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附人物考孟子傳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生三歲喪父。激公宜。母仝氏。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街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斯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食哉。軻懼。旦夕勤學不息。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

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于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婦。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軻問子思。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耳。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孟子道既通。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旣而去梁。適齊。宣王以爲上卿。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居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羈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閭內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孟子復去齊。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時。天下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詒來世。娶田氏。生子名仲子。今鄒縣四

基山。有孟子墓云。

薛應旂曰。余按史記。當戰國時。有三鄒子。先孟子而出者。有鄒忌。以鼓琴干齊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後孟子而出者。有鄒衍。著書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適梁。惠王郊迎。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於弟子。其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然其言卒不可傳。而孔孟則經緯上下。與天地相爲悠久矣。

孟子雜記卷二

稽書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

元按商書湯誓篇。害作曷。女作汝。偕作皆。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元按周書泰誓篇。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與

孟子所引小異。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書曰。徯我后。後來其

蘇梁惠下。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滕文下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盡心下

元按商書仲虺之誥篇。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

后。後來其蘇。與孟子文亦小異。

太甲曰。自作孽。不可活。公孫丑重出。離

元按商書太甲篇。活作道。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元按商書說命篇不作弗。趙歧孟子注云。書逸篇也。說命注云。今文無。古文有。歧後漢人。尙未見古文。尙書邪。周禮醫師聚毒藥。鄭元注引孟子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賈公彥云。不引說命。而引孟子者。鄭不見古文尙書故也。

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元按商書太甲篇。後作倭。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

元按周書武成篇。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筐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朱子云。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與今書文不類。

太誓曰。則取于殘。殺伐用張。

元按周書泰誓篇。取彼凶殘。我伐用張。

書曰。洺水警余。

元按大禹謨篇。洺作降。警余作傲予。

書曰。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元按周書君牙篇。佑啓作啓。佑無作罔。

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

元按大禹謨篇。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與孟子小異。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

元按夏書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乃五子之歌。而大禹謨。惟茲臣庶。期于予治。則舜勉皋陶之辭也。戰國時人。牽引爲舜與象語。萬章述之如此。又孔穎達尙書正義。引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與今孟子文異。

流共工于幽州。殺三苗于三危。

元按舜典州作洲。殺作竄。

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元按此文見於舜典。朱子云。古書二典。或合爲一耳。舜典放勳作帝。徂作殂。三年作三載。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

元按大禹謨。栗作慄。下瞽瞍無瞍字。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元按商書伊訓篇。皇天降災。假手於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與孟字所引小異。康誥曰。殺越人于貨。罔不畏死。凡民罔不識。

元按周書康誥篇閔作啓。不諫作弗慙。無凡民二字。

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元按周書洛誥篇。物下多惟字。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

元按周書太甲篇。不作弗。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元按周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而史記則作三千人。與孟子同。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元按周書泰誓篇。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懷懷若崩厥角。與孟子文不同。書意無畏二句。武王勉將

士之辭。孟子所云。則武王告商人之辭也。

準詩。

詩云。白鳥鶴鶴。

元按大雅靈臺篇。鶴鶴作鷖鷖。

文王事昆夷。

元按大雅緜之篇。昆夷作混夷。

詩云。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元按大雅皇矣篇。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

詩云。芻矣富人。哀此焚獨。

元按小雅正月篇。焚作惇。

詩云。思戢用光。

元按大雅公劉篇。戢作輯。

詩云。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元按豳風鴟鴞篇。此作女。

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元按齊風南山篇。娶作取。古字通用。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元按小雅北山篇。普作溥。

詩云。周道如砥。

元按小雅大東篇。底作砥。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元按大雅烝民篇。蒸作烝。夷作彘。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元按魯頌闕宮篇。本僖公之頌。孟子兩引之。皆歸之周公。後學疑以爲誤。詳見龍門子孫奭云。詩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故孟子稱爲周公。此說迂矣。朱注斷章取義之說近是。蓋許行陳相本楚人。而楊墨無父無君。乃夷狄之教。故引詩義云爾。然必稱周公何也。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周公之道。卽仲尼之道。卽禹之道也。前篇引詩。言周公用夏變夷。以闢陳相之變於夷也。後篇引詩。言周公兼夷狄。以例禹孔之功也。詩有膺夷懲荆之文。故取爲證。何拘於僖公頌哉。

揆禮。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元按禮記檀弓篇。孔子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元按禮記玉藻篇。有此語。

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元按禮記祭義篇。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

老而無妻曰鰥。云。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元按禮記王制篇幼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矜何孟春餘冬序錄云。互用故哀矜之矜漢錄矜二字可通聲而。于定國傳作哀鰥也。漢匹婦爲寡匹夫爲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匹婦爲寡匹夫爲鰥。獨子爲老而無。

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

五。元按儀禮特牲饋食禮篇士之祭也特用豕陳鼎三又少牢饋食禮篇大夫之祭禮也牲用少牢陳鼎

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

元按禮記王制篇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

仁者如射云云反求諸己而已矣。

元按禮記射義篇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有采薪之憂。

元按禮記曲禮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元按禮記曲禮篇父召無諾論語鄉黨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金履祥云禮曰二句皆古禮經之文。

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

元按禮記檀弓篇。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饋粥之食。自天子達。饋與飭同。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元按禮記緇衣篇。上好是物。則下必有甚者矣。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元按禮記王制篇。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程明道云。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女子之嫁也。母命之云云。無違夫子。

元按儀禮士昏禮篇。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申之以父母之命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

元按禮記祭統篇。諸侯耕於南郊。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與孟子文相類。朱注不引祭統。乃采祭義篇文。而約之曰。諸侯爲藉百畝云云。蓋欲解明耕助蠶繅之義耳。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

元按禮記禮器篇同。

男女授受不親禮也。

元按禮記曲禮篇男女不親授。嫂叔不通問。又內則篇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以篚。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元按禮記樂記篇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元按禮記檀弓篇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元按禮記曾子問篇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孔子閒居篇。喪服四制篇。竝同。

天子一位云云。其祿以是爲差。

元按禮記王制篇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

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與孟子文互有異同。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

元按儀禮士相見禮篇。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莽之臣。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

元按禮記王制篇。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內則篇同。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

元按禮記曲禮篇。毋放飯。毋流歎。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徵事。

晉國天下莫強焉云云。南辱於楚。梁惠王以土地之故云云。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

元按史記魏世家云。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此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也。史記年表云。周顯王十五年。惠王十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

少梁又商君傳云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遣魏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此所謂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也史記楚世家云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邑朱注作七此所謂南辱於楚也

元又按金履祥云魏斯趙藉韓虔三分晉地爲諸侯謂之三晉而魏爲大故曰天下莫強此說非也戰國策甘茂謂秦王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衣一作布而拘於秦又蘇秦說齊閔王閔與潘曰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

強而拔邯鄲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用商鞅計以言佯尊而驕之魏王乃廣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於是齊楚怒代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捨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楊慎卮言云所謂天下莫強者伐楚勝齊拔邯鄲也此說亦非夫伐楚勝齊拔邯鄲皆惠王事觀惠王曰及寡人之身云云則所稱晉國之強蓋指曲沃之晉至文公有霸業世爲盟主焉耳

太王事獯鬻昔者太王居邠云云居焉昔者太王居邠云云從之者如歸市元按史記周本紀云古公亶父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獯鬻戎狄攻之欲得財物

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我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爾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爾人舉國扶老攜幼。復歸古公於岐下。又呂覽載太王賣父。居邠避狄事。而文與史記小異。句踐事吳。

元按國語吳語曰。越王句踐興兵伐吳。吳王夫差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臣種敢告于執事。句踐請爲臣。妻請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于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而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行閒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獻於吳。太宰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卒赦越。罷兵而歸。越語文小異。

齊人伐燕勝之。

元按史記燕世家云。燕王噲用其相子之。蘇代爲齊使於燕。以事激燕王。以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

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恟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齊王令人告燕太子。太子因與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殉。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百姓離怨。齊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此事孟子稱齊宣王而史記稱湣王。先儒紛有論辨。

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云。將殺之。

元按左傳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孟子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與左傳異。

逢蒙學射於羿云云。於是殺羿。

元按左傳襄公四年。晉魏絳云。后羿以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農而淫于原獸。寒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羿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朱注云。逢蒙羿之家衆也。路史夷羿傳云。羿歸自田。逢蒙取桃棗殺之。

鄭人使子濯孺子云云。發乘矢而後反。

元按左傳襄公十四年。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孫文子作亂。使佗與差逐獻公。

公孫丁爲獻公御。庾公差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鞫而還。庾公差，卽庾公之斯也。事與孟子異。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元按史記殷本紀云：太丁之弟外丙，卽位三年崩。外丙之弟中壬，卽位四年崩。夫孟子無卽位之文，而史記增之，遂起後人之疑。集註引程子之說，謂外丙仲壬，年方三歲四歲，未卽位也。邵雍皇極經世史，金履祥綱目前編，顧應祥人代紀略，竝以太甲嗣湯，無外丙仲壬之世。然史記卽位之妄，戰國時已有此說矣。汲冢竹書紀年云：仲壬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而立太甲，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卽位三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復其父之田，而中分之。此說出於戰國橫議，所謂堯不慈，舜不孝，禹德衰，伊尹爲庖人，爲酒保，太公爲舟人，爲屠牛，百里奚爲丐者，爲官奴之類也。出鷓冠子等書。孟子以爲邪說淫辭，其然乎？其然乎？

孔子不悅於魯衛云云，主司城貞子。

元按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去魯適衛，月餘去衛適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

百里奚自鬻於秦云云，以要秦穆公。

元按韓詩外傳云：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遂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輓車，見秦穆公，立爲相。此

說與萬章之間合。而史記不同。史記秦本紀云。秦穆公五年。晉獻公滅虞。虜其大夫百里奚。以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與之。穆公與語大悅。授之國。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於鏗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用其言得脫。不及虞君難。於是穆公迎蹇叔爲上大夫。又商君傳。趙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又莊子亦有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之說。

晉人以垂棘云。百里奚不諫。

元按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夏晉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冬十二月。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公羊傳。虢作郭。文繁不錄。穀梁傳云。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

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廩而置之外廩也。公曰：宮之奇在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使於虞。虞公弗聽。宮之奇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呂覽韓非子之說並同。皆無百里奚不諫之文。元又按戰國策田莘之說秦惠王曰：晉獻公欲伐虢，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破舌謂沮諫也。乃遣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虢，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比頑童則播棄黎老。乃遣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取之。此說與春秋傳、孟子不同。

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

元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莒子厚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食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又禮記亦載此事，而無善哭夫之文。

之崩。又古樂府有杞梁妻歌。乃杞梁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梁戰死。妻曰。上無考。中無夫。下無子。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城感之頽。遂投水而死。其妹朝日。悲其姊之賢貞操。作歌名杞梁妻也。晉左九嬪。杞梁妻贊云。遭命不改。逢時險屯。夫卒莒場。郊弔不賓。哀崩高城。訴情窮旻。遂赴淄川。託軀清津。葵丘之會。諸侯載牲云云。言歸于好。

元按左傳僖公九年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無孟子五命之辭。穀梁傳云。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也。壹猶專曰。毋雍泉。雍與鹽同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又左傳僖公三年秋。齊侯會諸侯于陽穀。公羊傳云。此大會也。桓公曰。毋障谷。毋貯粟。無易樹子。毋以妾爲妻。觀公穀二傳所記盟辭。與孟子詳略不同。

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元按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此卽一毛不拔之謂也。

鄒穆公行仁政。

元按賈誼新書春秋篇云。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糝。毋得以粟。於是倉無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糝。吏以請曰。糝食鴈爲無費也。今求糝於民。二石粟易一石糝。以糝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中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烏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劉向新序云。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妓樂。美女四八。穆公朝覲而昔畢。昔夕古通用。以妻死事之孤。正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逸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能輕。齊楚不能脅。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日。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嚮方而道哭。酤家不售酒。屠者罷列。傲童不歌。舂築不相杵。婦女挾珠璣。丈夫釋玦軒。琴瑟無音。朞月而後復。金履祥云。孟子所言行之必效。以鄒滕之小國。而敬信服行其言。以齊梁之大國。而終莫聽納其說。此真世道之不幸也。元謂新書新序所稱鄒君之賢。未必盡實也。使鄒君之賢如此。鄒國之治又如此。則孟子自當仕鄒。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而往復奔走於齊梁宋薛之郊哉。

逸文。

元按趙岐孟子題辭云秦焚經籍其書號爲諸子得不泯絕今觀羣書所稱孟子語有七篇所逸者豈出外書四篇邪試錄數條于左。

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詐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子思

元按司馬公通鑑周顯王三十三年鄒人孟軻見魏惠王下引此語而斷之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孔叢子亦載此而文小異。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謂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孔叢子又作孜或

元按子思子書亦有此語而文小異。

子思謂孟子曰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子思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太山別於丘陵者高大也若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浴其淵高不出於丘陵則跛羊步其顛。傳英璣

元按孟子高深之喻與子思高遠之教無異。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

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僻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或問爲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虛。使良心不汨於欲。領然後會。使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罕不解矣。此學之道也。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欲止淫。劉向說苑

元按此不類七篇語。或劉向手筆也。高續古云。向老於文學。嘯出諸儒。先秦古書。甫脫燼劫。一入向筆。采擷不遺。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大略篇

元按離婁篇。人不足與適章。程子引此語。

孟子曰。今之人性善。皆將喪失其性故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也。荀子性惡篇

元按荀況性惡論。蓋憤疾之過也。乃以孟子性善之說。爲不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其學術之偏。豈但擇不精。語不詳。大醇而小疵云哉。又安得與揚雄氏並稱邪。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揚子法言脩身篇

元按揚子論仁義禮智信之用。而戒人自畫也。故引孟子云云。司馬光注云。孟子無此語。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孟子說齊宣王。而不悅。淳于髡侍。孟子曰。今

日說公之君不悅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匏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震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藪冬至必彫吾亦時矣以上螻韓詩外傳

元按上二章蓋韓嬰勦七篇之語而附益之者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漢書淮南王安傳

元按伍被引孟子語以諫劉安孟子曰聞誅獨夫紂矣亦此意也

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餓居於陋巷安能變已而從俗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以上並桓寬鹽鐵論

元按桓寬鹽鐵論引孟子語今七篇不見班固漢書桓寬傳亦載孟子曰堯舜之道云云夫孟堅博洽者不稍駁異何也

孟軻曰強其君所不能爲忠也量其君所不能爲賊也袁宏漢紀光武建武十九年 郵暉云

元按郵暉所引卽孟子責難於君謂之恭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之意

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子謂梁惠王。極陳其事。袁宏漢紀。靈帝光和三年。楊賜上書。

元按七篇。傷槐被誅事無。

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淮南子傲真訓。許慎注。孟子曰。王者師臣。淮南子覽冥訓。呂覽當染篇。高誘注。

元按王者師臣。謂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也。許慎高誘所引文同。或亦有據。

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風俗通正失篇。

元按應劭撰風俗通。所引經傳語。校之今本無異。惟引孟軻二語。今七篇不載。不知何也。

孟軻謂之寄君。史記殷本紀注。

元按殷本紀云。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王之事。劉向別錄云。九主者。有法君、專君、勞君、等君、寄君、

破君、固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司馬貞索隱云。寄君。謂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寄君

也。今七篇無寄君之說。

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儒子之心。禮記孔子問居篇。鄭玄注。

孟子曰。諸侯有王。周禮大行人。鄭玄注。

元按玄引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儒子之心。即所謂人少則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又引

諸侯有王。則七篇不載。

孟子不見三公。王安石進說。

元按孟子不見諸侯亦無三公之文。

孟子曰。矯枉過直。後漢書仲長統傳注。

元按七篇無此語。

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史記六國表。皇甫謐注。

元按離婁下篇。文王西夷之人也。無禹生石紐之說。華陽志云。禹生於石紐村。寰宇記云。石紐在茂州。

汶川縣北路史注。亦引孟子云。禹生石紐。豈別有據邪。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如其生。失之如其死。梁書處士傳敘論。

元按孟子無此文。如一作若。

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鮑照清河頌引。

元按。此卽千聖後聖。其揆一也之意。

孟子曰。圖景失形。顏氏家訓。又見王應麟玉海。

元按七篇無此語。古文景與影同。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文選李善注。

元按。此卽登太山小天下之意。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太平御覽。

元按太平御覽所引乃劉向說苑語豈孟子外書有此文邪。

孟子雜記卷二

校引諸書多引孟子
校其異者記之。

孟軻至梁。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史記魏世家

孟子曰：「理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舊唐書裴諤傳。

元按：孟子文小異。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周禮·遂人辨其野之土·鄭玄注。

元按：孟子無麻字。

孟子曰：「狗彘食人之食，而不知斂；野有餓殍，而弗知發。」班固漢志·食貨志。

元按：孟子斂作檢，野作塗，芟作苧，韻書芟一作受，與苧同。

齊人將伐燕，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史記燕世家。

元按：司馬貞索隱云：「此語與孟子不同。」

雖有茲基，不如逢時。」班固漢書樊噲傳贊。

元按：孟子茲作鏃，逢作待。

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為也。晉書刑法志。王肅上慎刑法疏。

元按孟子。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孟子以萬鍾。司馬光功名論。

元按今本作養弟子。

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境。荀說漢紀。文帝十四年論。

元按孟子。境作晝。

孟軻有言曰。以夏變夷。未聞變夷於夏。後漢書方術傳論。

元按孟子文小異。

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為大丈夫。范仲淹撰狄仁傑碑。

元按孟子。挫作屈。

段干木踰牆而避之。范曄漢書橋玄傳論。

元按孟子。作踰垣。

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韓愈與孟簡書。

元按孟子。作歸楊歸墨。

出而吐之。王充論衡孟篇。

元按孟子吐作哇。

孟子曰。楚之櫛杙。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范曄漢書班彪傳。

孟子曰。楚之乘。晉之櫛杙。魯之春秋。其事一也。袁宏漢紀。

孟子曰。楚謂之櫛杙。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杜預春秋左氏傳序。

元按孟子作晉之乘。楚之櫛杙。

孟子曰。千歲之日。至可坐而知。宋書曆志。

元按孟子知作致。

孟子曰。孝子之心。爲不若是念。許慎說文。念音呼介切。忽也。

元按孟子念作恕。注云無愁貌。姚寬西溪叢話云。許氏說文用古文纂集成之。引用念字恐爲正也。五

音編海。恕音苦計切。心有事也。與念字訓異。

昔者舜之弟。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畀。班固漢書鄒陽傳。

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庠。荀悅漢紀。宣帝神雀三年詔。

君象有鼻。袁宏漢紀。光武中元東平王倉疏。

元按庠。鼻。廨。畀。古文通用。顏師古云。有庠在零陵。鼻亭是也。帝王世紀。并昌邑王賀傳。俱作有鼻。而國

名紀作有庠。注云。孟子作有鼻。蓋別本孟子也。

孟子曰。故諛諛而來。許慎說文。諛音魚。怨切。徐語也。

元按孟子作源源。注云。若水之相繼也。觀下文。以政接於有庠。則源源之義長。

孟子曰。伊尹不以一衣與人。亦不取一衣於人。馬總意。林。

元按孟子衣作介。而文小異。

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後漢書丁鴻傳。

元按孟子貪作頑。

孟子曰。夫子去齊。澆浙而行。許慎說文。澆音其兩切。澆乾漬米也。

元按孟子云。孔子去齊。接浙而行。注云。接。猶承也。浙。漬米水也。與說文異。

孟子曰。生亦我所有。義亦我所有。捨生而取義可也。舊唐書忠義傳敘。

元按孟子有作欲。無可字。

孟子曰。公卿大夫。人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後漢書翟醜傳注。

元按孟子文小異。

孟軻所謂方寸之基。可使高於岑樓。晉書律歷志。楊偉論歷法。

元按孟子基作木。

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三國志。陳壽進表。

元按孟子文小異。

孟軻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晉書關

元按孟子作達。

孟子云。舜與跖之分無他。義與利之閒而已。晁詠之上曾子宣書亦同。又

元按孟子義作善。

孟子曰。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呂覽不二論高誘注。

元按孟子陽作楊。無體字。

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至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王充論衡語增篇。

元按孟子浮作流。而文小異。

孟子曰。舜爲天子。二女嫫。許慎說文。嫫音烏果切。妮也。

元按孟子嫫作果。注云。女侍也。韻源嫫亦訓侍。

孟子曰。伯夷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王安石伯夷論。

元按不事不肖。卽非其君不事之意。

孟子曰。用其二而民有葍。孔文仲制科策。

元按孟子葍作瘳。

引誤。

梁惠王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史記孟子傳

元按孟子稱太王去邠。乃對滕文公語。非告梁惠王也。孟子亦無梁攻趙事。

孟子曰。行或尼之。附雅尼止也。郭璞注。

元按爾雅邢昺疏義。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今云。行或尼之。所見本異。或傳寫誤。

子思於大學末章。乃合仁義而言之曰。未有上好仁。而不好義者也。又明義利之辨曰。故為國者。不

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孟子學於子思。故於七篇首言仁義。實繼大學末章之旨。學齋估

元按曾子作大學傳。今稱子思誤。

孟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晁氏客語

元按首四句。出中庸。今稱孟子誤。

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蘇軾上書

元按此孟子引孔子之言。

孟子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杜牧書處州孔廟碑陰

元按此孟子引子貢之言。

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竝軻之門人。史記孟子傳索隱注。

元按公明高南武城人。長息之師也。與曾子子思同時。孟子嘗引其言。今云軻之門人誤。

孟子去齊而澆淅。異聞集引李吉甫銘。

元按孟子稱孔子接淅而行。今云孟子澆淅誤。澆淅卽接淅。見說文。

齊桓公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孟軻之徒皆遊於齊。徐幹中論亡國篇。

元按孟子齊宣王時人。徐稱桓公誤。

方言。音義附。

穀觶。

楊子卮言云。穀觶言牛將就屠。而體縮恐懼也。穀本古文斛字。見周禮。穀觶當作穀觶。穀從豕。尾懼之貌。觶從角。角懼之貌。漢隸又作穀。瘰瘰寒戰疾也。借作牛之懼貌。義亦互通。

元按穀觶或齊之方言耳。朱注恐懼貌。亦本趙注。楊氏改穀爲穀。古文穀斛通用。周禮穀注器。受二斗。廣韻穀注器。受十斗。或云穀觶當作殽。殽集韻殽。殽注將死貌。音與穀觶同。穀又音角。有爭較之義。史記李斯傳。穀抵優俳之觀是也。又菲薄之義。唐書令狐垣傳。以儉穀爲無窮計是也。又泯滅罄盡之義。見爾雅。而莊子所謂其道大穀是也。此三義於穀觶之觶無取。

鄒與魯閔。

元按趙注闕、鬪聲也。朱注從之。揆諸孟子本文、鬪聲何所取義。字書闕、胡弄切。又胡貢切。又胡絳切。竝注云鬪也。竊疑齊東方言呼鬪爲闕耳。孫奭云、鄒與魯闕、言鄒國與魯國相關也。揚子法言云、一闕之市。宋咸闕亦訓鬪。引孟子鄒與魯闕爲證。

振苗。

元按集韻、振、烏八切。楊雄方言云、振、拔也。東齊海岱之間曰振。又小爾雅云、拔心曰振。

芒芒然。

元按、芒芒亦似方言。趙注罷倦貌。朱注無知貌。正韻、芒、訓罷倦。引孟子芒芒然歸。蓋從趙說。古文芒芒、茫茫通用。詩云、宅商土芒芒。左傳、芒芒禹迹。荀子、芒芒大道。心箴、茫茫堪輿。皆取廣遠之義。淮南子、芒昧昧。揚子神怪、茫茫皆取冥晦之義。竝無罷倦之說也。趙因下文今日病之言、遂以芒芒爲罷倦。故朱注不取。列子、茫茫無以應。注云、失據貌。與朱注無知義同。集韻、茫、注、穴也。急也。芒芒、訓、穴、急、亦通。汗不至阿其所好。

元按編海、汗、烏瓜切。音蛙。朱子答或問云、汗是窠下不平處。或是當時方言。

敦匠事。

元按朱注、董治作棺之事。夫以敦訓董治、韻書未見。韻書敦音十有二。取義不同。一都昆切。音墩。怒也。詆也。誰何也。又勉也。迫也。詩王事敦我。取迫義。又姓。衛有醜人敦治。仙傳有敦圉是也。一徒官切。音團。

聚也。詩敦彼行葦。有敦瓜苦。是也。一都回切。音堆。丘阜也。班固賓戲。欲從旄敦是也。又獨處不移貌。詩敦彼獨宿。是也。一丁聊切。音彫。義同。詩敦琢其旅。是也。又與葍同。天子葍弓。詩作敦弓。是也。一都內切。音對。器名也。孟瓛之屬。周禮珠槃玉敦。是也。一都困切。音頓。豎也。太歲在子曰困敦。在午曰敦牂。困讀羣。牂讀臧。一杜到切。音導。覆幬也。周禮敦一几。是也。一之尹切。音準。布帛幅廣也。一徒損切。音佗。義同。僂佗不慧也。一徒渾切。音豚。大也。郡名敦煌。是也。一他昆切。音傲。義同。傲溷亂惡也。一徒對切。音隊。與懟同。怨也。忿也。此十有二音。竝無董治之義。而音墩者。其義又厚也。篤也。易敦艮。中庸敦化。敦厚。呂覽敦顏。是也。趙岐以敦匠爲句。注云。厚作棺也。取此義爾。朱注以敦爲董治。吾固疑其以方言解也。

盼盼然。

元按朱注。盼。恨視也。說文盼音五禮反。孟子音義舊仍之。吳程云。此當爲五計反。金履祥云。盼從目從兮。氣出貌。蓋目有恨氣也。俗作普見反。非。蓋盼音普見反。字不從兮而從分。謂黑白分明。此美目盼兮之盼。與盼字不同。而趙注盼盼勤苦不休息之貌。蓋照下文意旨。殊於盼義無取。竊疑盼盼他書少見。此或方言。

我不貫與小人乘。

元按趙注。貫。習也。孫奭疏云。慣習蓋亦方言。詩齊風。射則貫兮之貫。亦訓習。衆楚人咻之。

元按廣韻。咻。痛念聲也。朱注以咻爲謹。蓋從方言訓耳。咻訓謹。韻書不載。或疑咻乃味字之訛。味誘也。音述。見編海。

巨擘。

元按晁氏客語云。齊地有蟲。類巨蚓大者。其項白。齊人謂之巨白。其蟲善擘地以行也。白擘聲相近。齊人亦謂之巨擘。孟子以仲子爲巨擘者。卽巨蚓之大者也。起下文蚓而後可之義。據晁說。則巨擘亦方言。

鵠。鵠。

元按趙注。鵠。鵠鵠鳴聲。夫鳴聲字義當從口。如詩之嚶嚶喈喈是也。今字從鳥。何取於鳴聲。廣韻。鵠。訓水鳥。一作鷓。又作鷓。竊謂鷓非鷓類。而鵠。或鷓之別名。蓋方言也。若謂鵠。疊字。當爲鷓聲。則鵠卽燕也。詩稱燕燕。可以燕燕爲鵠聲邪。

出而哇之。

元按說文。哇。淫聲。正韻又云。小兒啼聲。而朱注以哇訓吐。蓋亦方言。不然。或吐字之訛。故論衡引孟子文。卽作出而吐之。又風俗通云。孟軻譏仲子吐鷓鷃之羹。而食井上苦李。豈古人殺牲必爲羹邪。

泄泄猶沓沓。

元按朱注。孟子時人語如此。程復心云。泄泄。東周時語。沓沓。戰國時語。正韻。譖音以制切。引詩云。無然

詁譌古文詁泄通用

私淑。

元按朱注私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輔廣云。孟子言私淑諸人。又私淑艾。而他書無所見。故疑是方言。

施施。

元按韻書施申之切。音詩。又延枝切。音移。又以智切。音異。說文旗之逶迤曰施。一曰設也。施施者蓋妄自誇大以張設其驕態耳。此或方言。

少艾。

元按趙注艾幼好也。朱注艾美好也。蓋同左傳艾男之注。然說文艾老也。長也。禮記五十曰艾。爾雅艾曆也。郭璞注云長者多更曆也。艾豈可云少乎。屈原九歌舞幼艾注云艾長也。幼艾猶言少長也。戰國策公子牟謂趙王與幼艾高誘注云艾美女也。以艾爲美女考字義無據。艾之爲訓又熟也。詩或肅或艾是已。又安也。詩保艾爾後是已。又懲創也。魏相傳無所懲艾是已。又修治也。孟子私淑艾是已。又牡也。左傳艾緞是已。而無美女之訓。金履祥云艾一說白也。一說半白也。如夜未艾。少艾謂少年方半也。義亦未融。或疑艾乃女字之訛。或疑齊魯稱女爲少艾。然方言東齊魯衛之間稱尊長謂之艾。又云汝頤梁宋之間謂養爲艾。爾雅亦云頤艾育養也。是方言亦不稱女爲少艾。豈世傳揚雄所著方言非盡。

戰國時之方言邪。

岌岌。

元按玉篇岌高貌。又危也。岌岌亦似方言。岌一作坻。莊子云。殆哉坻乎。意同。

紵兄之臂。

元按朱注。紵。戾也。戾當作振。音卽結切。正韻云。紵。轉也。振也。振卽拘之義。紵有兩音。一止忍切。音軫。一徒典切。音軫。紵兄之臂。或是當時方言。故屋廬子論禮食。公孫丑論喪禮。孟子每舉以爲言。而他書紵字。或謂軍衣。或謂轉繩。取義與此不同。

弛弛。

元按趙注。弛弛拒人貌。韻府云。弛弛一作施施。蓋古字通用。施施均取誇張之義。

關弓。

元按關弓卽彎弓。音相近也。韻書彎一作關。文選吳都賦注引孟子。亦作越人彎弓。

稽大不理于口。

元按朱注。理。賴也。漢書理作俚。揚雄方言云。俚。聊也。許慎云。賴也。大不賴于口。蓋方言也。

飴。

元按郭璞方言注。飴音忝。謂挑取物也。朱注。今人以舌取物曰飴。亦指方言也。姚寬西溪叢話云。方言

字從金孟子字從食與方言所載不同蓋傳寫誤也集韻餽音奴兼切玉篇音連兼切卽古甜字與孟子言餽之義不合今以孟子考餽之義則趙注以餽訓取是也當如郭璞方言其字從金爲銛據廣韻上聲銛音添注取也而平聲又有銛字音纖注利也許氏說文以銛爲錫屬乃音纖者其義與音忝者不同各從其義也廣韻平聲餽音黏注食麥粥也於孟子之文愈不合矣

辨名名字有異者

神農

姓伊祈一作伊耆路史云名軌春秋命曆敍云名石年一名石耳

離婁

莊子作離朱司馬彪注云黃帝時人揚子法言宋咸注又作離諸薛氏人物考云離婁孟子門人按宋史政和五年詔定孟子門人封爵樂正克等十八人又山東通志載孟子門人十五人竝無離婁名薛說未審

后稷

名棄字庚辰見楚辭路史作度辰

契

一作契一作鄒一作高一作嵩

伯益。

一作柏益。一作伯翳。一作化益。字隕歎。一字虞余。漢書百官公卿表。敘益作禛。

湯。

名天乙。一名履。易稱帝乙。詩稱武王。

萊朱。

一作邾朱。趙注云。卽仲虺。謂書無萊朱姓名也。仲虺一作中鬻。一作仲鬻。一作中壘。一作仲傀。

伊尹。

名摯。一作贊。史記云。名阿衡。孔子伊陟。一作伊敕。見封禪書徐廣注。

微子。

名啓。家語微作魏。史記啓作開。

微仲。

微子之弟。史記云。開弟衍是爲微仲。家語云。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泄。

箕子。王子比干。

箕子舜裔。史記云。箕子紂之親戚。蓋外親耳。而鄭玄、王肅、馬融以爲紂之諸父。伏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均誤。尸子云。箕子胥餘。莊子注云。箕子名胥餘。或云。胥餘比干名。或云。比干字也。王子干封於比。故曰比。

干。

古公亶父。

史記云。公叔祖類子也。路史云。叔祖紺。是爲祖類。子諸懿。是爲太公。太公子亶父。是爲古公。太王世表云。太公卽組紺。諸懿卽叔類。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組紺。諸懿字叔類。號太公。諸說不同。

散宜生。

朱注云。散姓宜生名。蓋從趙注。然姓譜諸書。有散宜複姓。堯娶散宜氏。見帝王紀并人表。

太公望。

姓呂名尙。一名涓。字子牙。譙周云。姓姜名牙。蓋太公本太岳之後。太岳之先。炎帝姜姓也。虞舜以太岳有功。封之呂。故又爲呂姓。

句踐。

越王執莢也。一作執炎。

陳侯周。

朱注。陳侯名周。然孔子在陳。乃潛公之時。左傳亦作潛公。周史記陳潛公名越。不名周。

梁惠王。

名營。一作謨。字同。戰國策又作嬰。

龍子。

朱注古賢人。金履祥云。不知其世。然左傳有龍子名穆。一曰龍叔。與衛公叔文子之子公叔戌相友善。或云。卽孟子所引龍子也。豈宋儒未考邪。

百里奚。

史記秦本紀作百里奚。

華周。

人表作華州。說苑作華舟。字訛。左傳稱華還音旋。周名還字。

杞梁。

左傳作杞殖。人表作杞植。中華古今注云。杞植字梁。薛氏人物考云。杞梁一名殖。

孫叔敖。

楚王子蔦章之孫。蔦賈之子。左傳類解云。蔦孫叔敖。蔦姓敖名。孫叔字也。金履祥云。敖楚官號也。先儒以孫叔敖字艾獵。世本則以艾獵爲敖之兄。薛氏人物考云。孫叔敖一名蔦艾獵。非也。蔦姓豈名乎。蔦一作蘧。字同。余著名疑解之詳。

北宮黜。

淮南子主術訓云。握劍鋒以離北宮子。不使應敵。許慎注云。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黜也。黜以善擊。

劍聞於時薛氏人物考未載

顏般。公輸子。

顏般。史記作顏班。般班古字通用。朱注。公輸子名班。禮記作公輸班。一作公輸盤。一作公舒班。

孟施舍。宮之奇。庚公之斯。尹公之他。

施之皆助語辭也。古人以之字助語者。如論語孟之反之側。字子反。禮記公罔之裘。魯人左傳舟

之僑。晉大燭之武。鄭人燭庸之越。齊大石之紛如。齊小文之無畏。楚大文之錯。蔡大夫文之儀。吳大南之威。

晉美女。是也。又如莊子厲之人。驪之姬。呂覽董之繁。善丹之姬。皆以之字發聲。而施字少見。

趙簡子。

名鞅。一名志父。

易牙。

卽雍巫也。饜人名巫。字易牙。一云姓易字牙。古字雍饜通用。賈誼新書作子牙。

癰疽。

當作雍雎。雍姓雎名。一名渠。衛靈公之嬖閹也。事見說苑。蘇子由嘗考正之。而朱注以癰疽爲瘍醫。蓋從

趙注。

王良。

一云郵良。一云郵無邨。字伯樂。左傳杜預注。郵無邨卽王良也。韓非子云。王子期爲趙簡子御。楊氏卮言云。王良字子期。是良有兩名兩字。

子都。

鄭大夫公孫闕也。有寵於鄭莊公。詩鄭風及左傳。竝作子都。而荀子則作子奢。

顏籬由。

史記世家。作顏濁鄒。卽孔子弟子也。見家語。及弟子列傳。

公孫衍。

趙注云。號爲犀首。按史記犀首傳云。名衍。姓公孫。司馬彪注云。犀首魏之官名。若今虎牙將軍也。薛氏人物考云。公孫衍一名犀首。豈以史記張儀犀首。竝稱故邪。

滑釐子。

趙注。滑釐慎子名。或云。卽禽滑釐也。班固人表。作禽屈釐。莊子作禽骨釐。呂覽作禽滑黎。史記列傳。慎到。趙人。與孟子同時。孫奭云。滑釐卽慎到也。慎一作奮。到一名廣。或云。禽慎俱姓。禽滑釐。慎滑釐。蓋二人。

戴不勝。

荀子解蔽篇。楊倞注云。孟子戴不勝。卽戴驢也。戴驢爲宋太宰。事見韓非子。

宋輕。

卽左傳宋司馬棼也。莊子、荀子、尹文子、竝作宋鉞。趙注：宋棼宋人名。朱注：宋姓棼名。

匡章。

匡姓章名。孟子、莊子、史記、戰國策、呂覽、竝稱章子。金履祥云：匡章字章子。

告子。

趙注：告姓也。名不害。孫奭正義云：告子名不害者。盡心篇有浩生不害。疑爲告子。姓告。名不害。字浩生也。然趙注又云：浩生姓不害。名則是二人矣。但不知趙注告子名不害。何據。而薛氏人物考獨遺告子。豈卽以浩生不害爲告子邪。

陳仲子。

荀子稱田仲。人表作於陵中子。韓非子云：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穀見之。以堅瓠比焉。謂其不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也。

丹朱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啓賢。

丹朱堯子。名朱。封於丹。說文：朱作絛。舜子名均。一作義均。封於商。是爲商均。啓、禹子。一名會。紀年作余。年代歷作建。楚詞作開。

驩兜。共工。鯀。三苗。

驩兜一作謹兜。一作驩臯。一作驩頭。帝鴻之後。緡雲氏不才子。渾沌也。共工。少昊氏不才子。窮奇也。鯀字

熙。封於崇。是爲崇伯。鯀。一作絃。一作鯀。一作鼈。顓頊。五代孫。不才子。檮杌也。檮杌。一名傲很。一名難。訓見史記注。三苗。卽驩兜子饕餮也。又按神異經云。南方荒中有人焉。人面鳥喙。有翼而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魚。爲人狼惡。不畏風雨。獸犯死乃休。名曰驩兜。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髯。蛇身。人手足而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東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上。知通塞。爲人自用。欲爲欲息。皆曰是鯀也。西荒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胛下有翼。不能飛。爲人饕餮。淫逸無理。名曰苗民。山海經又云。大荒北。經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一名三毛。

逢蒙。

荀子作蠱門。淮南子王褒頌。作逢門。七略作蠱蒙。論衡作龐門。

桀。紂。

桀。一名履癸。紂。一作紂。周書稱受。史記稱辛。經世書稱受辛。

飛廉。

一名處父。飛。一作蜚。

孟子雜記卷四

字同。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由古之樂也。以齊王由反手也。由弓人而恥爲弓。王由足用爲善。其橫逆由是也。由己溺之也。由己飢之也。是由惡醉而強酒。由射於百步之外也。見且由不得亟。由與猶同。

文王猶方百里起。猶與由同。

辟土地。朝秦楚。地不改辟矣。田野不辟。辟草萊。入其疆。土地辟。我能爲君辟土地。辟與闢同。

放辟邪侈。梁惠滕文重出。辟與僻同。

踰垣而辟之。辟兄離母。伯夷辟紂。太公辟紂。離婁盡心重出。故患有所不辟也。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辟與避同。

妻辟纁。辟與擗同。績麻曰辟。練麻曰纁。

辟若掘井。辟與譬同。

徐辟之辟。與行辟人之辟。讀音璧。

沛然下雨。沛與霈同。

塗有餓莩。野有餓莩。用其二而民有殍。莩與殍同。

一人衡行。衡與橫同。

一洒之洒。與洗同。

蒞中國。蒞與洫同。

是罔民也。罔與網同。

太王居邠。邠與豳同。唐明皇開元十三年。以豳字如幽。乃改作邠。今七篇出後人鈔錄。故字從邠。而豳風不改者。六經有石刻故也。

耆秦人之炙。耆吾炙。口之於味。有同耆也。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耆與不嗜殺人。嗜羊棗之嗜同。

般樂怠敖。盤樂飲酒。般與盤同。

井地不均。鈞是人也。鈞與均同。

爲阱於國中。阱與穿同。

出疆必載質。庶人不傳質。爲臣質與贊同。

共爲子職而已矣。共與供同。

徵招角招是也。招與詔同。

君子所患則亡矣。亡親戚君臣上下。問有餘。曰亡矣。亡與無同。

利其菑。菑與災同。一作灾。

鄉爲身死而不受鄉與彘同。

君不鄉道鄉與相嚮而哭之嚮同一作向。

距楊墨距詖行能言距楊墨距人於千里之外距與來者不拒之拒同。

爲叢毆爵毆與驅同爵與雀同。

不稅冕而行稅與脫同俗作稅非。

盜跖之所築盜跖之所樹蹠之徒跖與蹠同。

木若以美然不以泰乎以與已同。

使治朕棲棲與栖同謂牀也。

人不足與適也適與謫同或作適非。

孳孳與孜孜同。

掘井九軻軻與仞同。

自怨自艾有私淑艾者艾與刈同謂斬絕自新也。

禽獸偪人逼堯之子偪與逼同。

飡粥之飡與饘同。

原泉混混取之左右逢其原原與源同。

鄉原之原與愿同。

狂獯之獯與狷同。

師死而遂倍之。子倍子之師。倍與背同。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閉門而不內。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內與納同。

力不能勝一匹雛。匹與鳴同。

猶棄敝蹠也。蹠與屣同。說苑又作躠。

法家拂士。拂與弼同。荀子亦作輔拂。

從者之廖也。廖與人焉。度哉之度同。

屈而不信。信與伸同。

阨窮而不憫。孔子當阨。君子厄於陳蔡之間。阨與厄同。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使數人要於路。要其有酒肉黍稻。將要而殺之。以割烹。要湯。食牛以要秦穆公。

以要人爵。要與邀同。

幡然改。幡與翻同。

放勳放助。勳與助同。

有達財者。財與材同。

閱其苗之長。閱與憫同。

直不百步耳。直好世俗之樂耳。非直為觀美也。奚翅食重。奚翅色重。豈適為尺寸之膚哉。直、翅、適、聲相近。

竝訓但也。翅一作番。古文通用。

則賈相若。巨履小履同賈。賈與價同。

頽白之頽與班同。

燕人畔。管叔以般畔。親戚畔之。畔與叛同。

比有七義。願比死者。比為去聲也。比其反也。比及也。子比而同之。比次也。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

獸比。阿黨也。爾何曾比予。于是比。竝也。與禮之輕者而比之。比較也。且比化者。比近也。謂近死者也。此七

義各有取。而字則同。

終身訢然樂。訢與欣同。

闕良人之所之。儀禮士昏禮篇。鄭注引孟子曰。將闕良人之所之。陽貨闕孔子之亡也。漢書注作闕。孔子

之亡。古文闕。闕。闕同。

不芸苗者也。芸人之田。芸者不變。芸與耘同。

數罟不入洿池。洿與汙同。

反其施倪。施與耄同。倪與兒同。曲禮九十曰耄。一作施。漢書倪寬一作兒寬。

出從而揜之。揜與掩其親之掩同。

望道而未之見。而居堯之宮。二而字當作如。蓋如而古字通用。詩垂帶而厲。注而如也。又而今一作如今。君子不亮烏乎執。亮與諒同。

汜濫於天下。汜與泛同。

徒舖啜。舖與哺同。啜與歡粥流歡之歡同。

餽兼金。餽與饋生魚。饋生鵝。老弱饋食之饋同。

淳然興之矣。淳然而生。淳與勃同。粦然不悅。粦亦與勃同。

有楛亡之矣。有與又同。

地有肥磽。磽與境同。

見秋毫之末。毫與豪同。莊子作豪末。漢志云。利析秋豪。

蹙然不悅。疾首蹙頰。已頻顛。蹙、蹙、顛三字同。

歸絜其身。絜與潔同。字從刀。俗從刃。非。

君無尤焉。無與毋同。

驩虞如也。驩與歡同。虞與娛同。王驩字子敖。敖與遨同。遨遊歡義。

安居而天下熄。王者之迹熄。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熄與息同。

培克在位。培與衰同。

穀率之率。與律同。

填然鼓之。填與闐同。詩云。振旅闐闐。

夫貉五穀不生。貉與貉同。

字脫。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介當從草作芥。

曾益其所不能。曾當從土作增。荀子榮辱篇。楊倞注。引孟子。作增益其所不能。

士憎茲多口。憎當從土。今從心。誤也。王充論衡云。士茲多口。爲人所陷。無憎字。

有私龍斷焉。龍當從土作壘。

且比化者。朱注。化者死者也。宣城張師曾云。化疑當作死。蓋字之訛缺也。吾儒止言變化融化之類。未嘗

以死爲化也。以死爲羽化坐化者。佛老之說也。

二女果。果當從女。作嫫見說文。

匪厥玄黃。匪當從竹作篋。周禮禮記。篋多作匪。蓋古文也。

頻顛。頻當從卑作顰。

攸然而逝。攸當從心作悠。

鑽穴隙相窺。穴當從工作空。按古文穴。穴卽空也。空有三音。讀去聲。苦貢切。缺也。讀上聲。康董切。孔也。讀平聲。苦紅切。虛也。若讀入聲。穴字胡血切。窟也。掘土爲坎。難乎相窺矣。

孟子去齊。宿于晝。晝當作畫。音獲。路史國名紀云。晝在臨淄。

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據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與此不同。故朱注亦云。疑此或有誤字。金履祥云。兄字當是乙字。謂均是帝乙之子也。義始豁然。太丁未立下。當有而卒二字。

臺無餽也。臺當從人作僂。然左傳亦云。僕臣臺。是臺僂古字通用。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閒上當有與字。

鉞基之基。當從金作鎡。朱注。鉞基田器。說文。鎡。大鉏也。亦見月令。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贊作鎡鎡。

隱几而臥。隱讀去聲。當作僊。集韻云。僊。依也。

係累其子弟。累本作纍。司馬相如傳。作係纍。

無或乎王之不智。或當從心作惑。

燔肉不至。燔當作膳。

或相什伯。伯當作佰。正韻云。十人爲什。百人爲佰。古文伯佰通用。

惰其四支。支當作肢。

以羨補不足。羨從次。俗從次非。願受一廬而爲氓。廬從广。從里。從八。從土。俗從黑非。疏食菜羹。一豆羹。舍簞食豆羹。正韻。羹作羹。注云。從羔從美也。俗作羹非。涼涼從水。俗作涼非。霸從雨。俗作霸非。伊尹放太甲于桐。按孫季昭示兒編云。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爾。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按餘冬序錄載高麗本孟子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道也。所添字句。朱子取之。

盡信書不如無書。按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爲書。爲者學也。書安可無也。學者慎所取而已。不知慎所取。則不如勿學也。

斷句。

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趙注有人不得句。言人有不得其志也。吳程云。有字句。言賢君固有此樂。但不可使人不得耳。

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然句。或讀然屬下文。

至大至剛以直。

程明道讀以直句。云不言至直者。此是文勢。如治世之音安以樂之類。又云。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

而勿正。心勿忘。

勿正句。或讀心屬上文。

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古注聖人句。汗字另爲句。朱注從之。惟蘇老泉讀聖人汗爲句。故作三子知聖人汗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徒得其下焉耳。程明道亦云。三子智足以知聖人汗曲。

敦匠事嚴。

王柏讀敦匠事句。嚴字另爲句。趙讀敦匠句。

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

十三字一句。

可謂曰知。

輔廣云。可當作皆。如作可。不成文理。吳程云。可字句。應上文不可字。言百官族人之不可者。今皆可之也。謂曰知。謂爲知禮。孫奭云。可謂曰知者。百官族人。指文公而稱之之辭也。

何不爲陶冶舍。

陶冶句。舍屬下。舍者止也。或讀舍屬上文。舍者。作陶冶之處也。往送之門。

往字句。言女子之嫁而往也。送之門句。禮婦人送迎不出門。故母送女但至門也。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已甚句。迫字另爲句。古注是皆已甚。迫爲一句。言文侯繆公皆就見已甚。迫切也。陽貨先豈得不見。

先字句。謂先來加禮。豈得不見。謂孔子亦往拜也。趙注作一句讀。言陽貨先不得見孔子。但以其不合。故矚亡饋豚。孔子亦矚亡往拜耳。

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

誅紂句。伐奄三年討其君爲一句。君謂奄君也。孫奭讀三年爲一句。言周公相武王。伐紂。又伐奄。始終三年也。

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

雨集句。或讀雨字句。

其妻妾不差也。

連下文讀。

兆足以行矣。而不行。

八字一句讀。

子思不悅於卒也。

不悅句。

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

十一字一句讀。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

仲子微讀不義至弗受一句讀。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

十一字一句讀。

卒爲善士則之野。

舊注善士句一說卒爲善句士則之句野字屬下文謂馮婦改行卒然爲善其爲士者亦取法之及其舊態復作其爲士者又從而笑之矣前後兩士字相應。

注異。

不日成之。

詩舊注不相期日限自來成之。

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

趙注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誓師曰。是日桀當大喪亡矣。我與女俱往亡之。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羅大經云。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一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三代雖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陳止齋云。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年上則斂恐穀賤傷農。卽後世常平之法也。

深耕易耨。

張鑑云。易耨。芸苗令簡易也。許謙云。易猶淺也。此金履祥之說。蓋深耕則土疏通。而苗易發達。淺耨則但去草而不傷穀根。

蠶鐘。

正韻云。蠶與蟬同。血祭也。牲血塗器曰蠶。血者陰幽之物。蠶用血。蓋所以厭變怪禦妖蠶也。禦妖蠶而謂之蠶。猶治亂曰亂也。禮記雜記篇。凡宗廟之器有名者。成則蠶之。以緹豚。注云。宗廟名器成。則以緹豚血塗也。周禮春官。天府蠶寶鎮及寶器。注云。蠶謂殺牲以血塗之。又罇罍曰蠶。或謂器成必有蠶隙。殺牲取血塗其蠶隙。以厭除不祥。因謂之蠶。呂覽本味篇。湯得伊尹之鼎。祓之於廟。蠶以犧緹。祓者。厭除不祥。卽正韻所謂禦妖也。朱注取塗隙之義。不取禦妖之義。陸善經孟子音義。蠶許刃切。禮記周禮注。竝音許靳。

切而楊慎卮言則云禮記周禮注。釁音徽。按周禮大祝。隋釁注云。隋釁薦血也。隋呼回切。音墮。楊慎誤以爲釁音耳。

爲長者折枝。

陸筠云。折枝爲磬折腰肢揖也。孫奭云。爲長者按摩手節而語人曰。我不能。是恥見役使。但不爲耳。非不能也。古文肢枝通用。漢書武帝紀。民猶支體。一作枝體。

疾首蹙頰。

正韻。頰音遏。鼻梁也。孫奭云。頰鼻頸。蹙頰。蹙其鼻頸而愁悶也。呂覽。孔子食昌蒲。縮頰而食之。注云。頰鼻梁。

一人橫行於天下。

趙注。一人指紂也。言紂橫逆以行於天下而不順也。

朝舞。

朱注。朝舞山名。或云朝水名也。金履祥云。海旁之山。潮至如舞。顧野王云。朝舞水名。出南陽。誤以舞爲舞也。一云朝音朝夕之朝。齊有朝舞。衛有朝歌。皆以俗好嬉遊名其地。淳于髡云。齊右善歌。卽此地也。

雖萬鎰。

趙云。二十兩爲鎰。璞玉萬鎰。言衆多也。國語禮記注。並云二十四兩爲鎰。今云二十兩誤。萬鎰。謂璞玉價。

直萬鎰之金耳。

如解倒懸。

孫奭云。解其倒懸之索。

雖由此霸王不異矣。

趙注。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用此臣位。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

自反而縮。

趙注。縮。義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

一說。至。非至極之至。乃至到之至。次。非次第之次。乃次舍之次。言志念到此。而氣即到此也。王陽明亦云。

志至氣次。是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二之謂。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

陸善經云。志氣閉而爲壹。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

行潦。

一說。潦。音滂。謂水滂之年。大道上積水也。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鄭玄周禮注云。市廛而不征。謂物藏於市。不稅之也。故曰。市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爲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不廛者。不久滯於廛也。故曰。法而不廛。

可運之掌上。

趙注。易如轉丸於掌上。

且比化者。

丁公著云。且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云云。又使其子弟爲卿。

趙注。季孫子叔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爲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爲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云云。此說與朱注異。宋政和五年。太常寺請定兗州鄒學。孟子廟弟子封爵。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自程朱之說定。而二子位號始除。於薛餽五十鎰而受。

一說薛君齊田文也。是時任姓之薛滅於齊。齊人嘗築薛以逼滕。

龍斷。

孫奭云。丘壠堞斷之高者。